

我的运城

冬日看黄河

■屈吉平

黄河，我们炎黄子孙的母亲。多少年来，有多少文人墨客为她吟咏，又有多少鼓乐琴瑟为她弹奏。她那旷远、博大、悠久、深邃的灵魂，从知道她的时候起就已牢牢攫取了我的心，让我时常沉浸在对她的无限崇敬和向往之中……

生长在黄河岸边，曾目睹过她浑浊的波浪，听到过壶口瀑布澎湃豪迈的涛声，感受过入海口那波澜壮阔的声势。特别是站在高高的黄土崖上向西眺望，极目处那条长长的光带，就是“三十年河东”后已倒向“河西”陕西韩城十多年的黄河，近处则是一大片季节不同则颜色不同的滩涂，汾河滩和黄河滩早已连成一片，谁也说不清哪里是它们的分界线。

冬日的一天中午，天气暖洋洋的，我和朋友相约去黄河边，一探母亲河这个时节的风采。

车子下了蜿蜒的陡坡，眼前出现的是一大片宽阔的河滩漫滩。如果有足够的水，这里应该是一条黄金水道。活生生的现实无情地撕破了过去岁月中依稀浮

现的幻境，从往往来船只川流不息的河道，变成了沿岸农人辛勤耕耘的沃土，种上了金黄的麦子、雪白的棉花等。

再往前走，眼前的河床上遍布沙洲、岔流。河水在这里似乎消失了，它的轻柔、它的澎湃、它的明亮，全都留在沙滩上。我和朋友行走在轻柔的河道中，放眼之下，全是粗砺的沙子，那一褶一褶的小沙丘，仿佛人在茫茫戈壁滩上。“天没边，海没岸，黄河有底人不得见。”古老的民谚难道错了？没有了河水，只有废弃的时间在这里流淌。朋友说，河水肯定倒向西岸了。

是呀，眼前的河水变得很瘦，瘦得只有细细的一脉，好像人手都能握住似的。河上浮着一层冰，没有浪花和涟漪，没有惊涛拍岸，没有舟楫纵横，它那么寂静，不弄出一丁点声响，更像一道无名野水，有点荒凉，但却是快乐的、自由的，向南流着。那搁浅的木船、古铜色的船工、高亢的号子，皆已“逝者如斯”。

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，从刘禹锡的这句诗可知，唐朝时的黄河就已经是一条

泥沙俱下的河流了。大河上下的老百姓说得更形象：“九曲黄河十八弯，一碗河水半碗沙。”黄河流着黄色的泥土，它用水和泥沙叙述着历史。我们行走在茫茫的沙滩上，真不明白，黄河是在流淌，还是在堆砌？是液体在凝固，还是固体在分解？它之所以在下游成为悬河，就是被这些泥沙堆上去的。

下午，我们的车顺着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一直向南疾驰，不久便来到了黄汾交汇处的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。这里是沧桑千里黄河最柔情的部分，在一望无际的河滩里，它沉静下来，让一些柔柔的绿意轻轻荡漾，传递着河水的静谧和柔美。站在河边，冬日的河水静静地流着，没有汪洋恣肆，也没有冲天而起的大浪，只有河道里的浮冰被河水推着横冲直撞，左冲右突。据说每年开春，正是大河上下冰雪融化的季节，大量解体的浮冰、冰塞和冰坝全都堵塞在河道里，河水猛涨，这就是黄河凌汛。浮冰堆积如山，撞击着堤坝，一旦决口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沿黄各级政府抗击凌汛

上加大了力度，每到关键时刻，解放军就会调动飞机和炸药等，炸毁冰坝，像是一场真正的战争。

黄河没有了以往的魅力与激情，确实成了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，它已经整整流过了八千年，日渐消瘦，没有冲天的波浪，只有满河满滩的皱纹在游走。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……那样的时光早已过去了一千年。它流着人与自然的血液，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流着大禹的壮歌，流着李白的行吟，流着壶口的壮观与合唱，流着龙门的奇险与哀鸣，流着船工的歌号与辛苦……千古黄河，就这样平静而近乎空寂地流着。

黄河一年一度的洪水连汛期都已销声匿迹，而现在人们最渴望的，是让汹涌的水在每一条干涸的河道里滔滔不绝地流淌。

黄河的变化，就如时代变迁，就像有人离去而有人赶来，一切都成了往昔。不过，心中有它，便是对它最好的纪念。

那年那月

那年月，紫苜蓿

■赵艺宏

苜蓿，也叫紫花苜蓿。农村改革开放前，苜蓿是生产队专为养殖牲口提供的一种草料。

苜蓿为一年或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它有很多称呼，如三叶草、紫苜蓿、紫花苜蓿、野苜蓿、南苜蓿、天蓝苜蓿，等等。野生的苜蓿和杂草相依相伴，而种植的苜蓿则一行行整齐有序。记得在学生时期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有一段对苜蓿的描写令我印象尤为深刻：“在残梗中发出芽来的苜蓿长势良好。它（苜蓿）又复苏了，不断地从去年小麦的残茎中绿油油地长起来。”字里行间充满亲切，觉得主人公“列文”农庄里的苜蓿，跟我们的晋南农村的苜蓿生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

紫苜蓿的新芽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开始萌发，在广袤无际的田野里长出一行行绿来。绿叶互生，复叶由三片小叶组成。再后来，苜蓿长出花骨朵，花蝶形，起先嫩嫩的泛白，后呈紫色。等叶茎长出紫色的小花时，苜蓿就渐渐成熟了。

农村夏收前，要先收割苜蓿。队里耕作田地，养了几十头牲口，有牛，有马，有驴，有骡子。这样，苜蓿就成了这些牲口最重要的草料。五月初收割苜蓿，刚刚割的苜蓿用铡刀铡短，拌上其他短干草，再加上少许的麦麸，牲口们吃得很香。是的，因为离一年中最繁忙的夏收也就半个多月了，这段时间得让牲口吃好吃点，长长膘，添添力气。

六月初，晋南农村就要开镰收割小麦了。考虑到还要兼顾冬天和第二年春天牲口的用料，在割倒头茬苜蓿后，会留一部分晒干码整齐压实并且存放好。比如说，要把苜蓿根部带秆的一部分放在一侧，把苜蓿梢头有叶子的部分再放在另一侧，一层一层地交叉压实。记得当年生产队晒干的苜蓿存放在牲口圈的二层，二层有五间房大小，150多平方米。干苜蓿垛里，成为我们冬天捉迷藏的好地方，时常还会碰到下蛋的鸡，因为我们的突然闯入，打搅了母鸡们下蛋的“努力”。母鸡一惊，嘎嘎跳着走了，接着伸长脖子，嘴里咯咯地表示着抗议和愤怒。有时，我们还会发现一些鸡蛋，捡起来攥在手心，兴高采烈地回家。雨天和雪天，我们有时就在苜蓿垛里看连环画，看书，各自讲看过的故事，偶尔还讲一些“鬼故事”，然后就蜷缩在苜蓿上，嗅着苜蓿特有的清香，美美地睡着。

当年，我们生产队的苜蓿地在疙瘩地。所谓疙瘩地，就是黄土崩上的一块高地，有三四百亩大小。站在高地上看去，眼底下的崔家河水库一览无余，远处是零零散散的村落，往更远处看，就是水墨一样的中条山，一会儿，山把云遮挡住了；一会儿，山消失在雾霭深处。每年春天踏青的时候，老师会带我们班级的学生到疙瘩地，一路需要经过流水潺潺的青龙河、满树新绿

的柳树园、叶子哗哗作响的白杨沟。到了疙瘩地，我们看野地里的各种野花，看水库，看油菜花，看苜蓿草上长出来的紫花，一串一串的，一疙瘩一疙瘩的，像紫荆花一样。返回的时候，有些女同学的头上还插着各种小花，其中就有紫花的苜蓿，紫花苜蓿在女同学的头上随风摇曳，一路阳光灿烂，一路欢声笑语。

从小对苜蓿有感情，是因为苜蓿既供耕作田地的牲口享用，还保障我们农户在青黄不接缺粮时食用。家家户户吃苜蓿菜疙瘩、苜蓿疙瘩汤、苜蓿芽凉拌菜……后来，在省城太原工作期间，夏县老家有人去省城，时常带一些苜蓿，满满一塑料袋，自己吃不了，就送给同事吃。送苜蓿的时候，还要普及着苜蓿的吃法。看着择好的苜蓿，绿绿的，嫩嫩的，就有一种别样的亲近感。记得，我们经常把择好的苜蓿洗净、拌面、放盐、放苏打，然后握成团上笼蒸。紧接着剥好蒜捣成蒜泥，倒上醋和酱油，再加一点凉开水，滴上香油搅拌均匀。菜团蒸熟后，用小勺子舀上汤汁倒进菜疙瘩里，一种涩涩的味道，一种浓浓的香气，吃着爽口，咽下爽心。

提到紫色或看到紫色，就想起紫花苜蓿，就回到了家乡的苜蓿地。五月份的苜蓿地，是紫色的世界。苜蓿地的周边是绿油油的小麦地和大叶子的柿子树林。这些柿子树一排排整齐分布，或在田间地头三五成群出现，或在长垄的坟头前形单影只站立。初中课余时间跟着父亲学画画，有一次参加县里组织的学生美术比赛，画了一幅画，画面上是大面积的苜蓿地，有近景有远景，有特写有速写，紫花苜蓿占着画面的中心位置。画中的苜蓿地里有一棵树，柿子树，结了一树火红的果子，宛如一个个小红灯笼。再远处是延绵不断的中条山。我给画起了一个名字，叫《紫色的秋天》。

一种植物，一只动物，一种美食，一件难忘的事情……一旦和自己的生关联，便组成了每个人的独有经历。经过很多年的沉淀或遗忘，当某天突然激活后，出现在你的世界里的又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思考。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。比如在早市或田野里看苜蓿时，总爱流连忘返；春天来了，看到田野里苜蓿的紫色小花时，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。原来，幸福的来临，如此简单；快乐的样子，如此美妙。

可惜的是，包产到户后，随着农村机械化水平的逐年提高，用牲口耕种土地的现象逐年减少。到了上世纪末，农户们几乎不养牲口了，因此农村种植苜蓿就非常罕见了，大片大片的黄土地上，很难再看见成片的苜蓿地。

那年月，紫苜蓿，已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。而紫色的苜蓿花，在眼前依旧是那样清晰！

鹤雀楼

风物（油画）
杨临江作

百姓记事

再进大学堂

■姚旺才

2023年，年逾花甲的我再进大学堂，参加了永济市老年大学书法培训班学习。经过几个月的系统学习和训练，我的书法技艺大有长进，收获很大，感慨良多。42年前进入大学学习的情景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……

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，父母亲含辛茹苦供我上学，我也不负父母亲的期望，经过十年寒窗苦读，于1981年7月以较好的成绩考入运城师专中文系就读，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上学梦。进入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，对外界的一切都那么好奇和充满热情，对知识的渴望更加强烈，感到未来的人生充满光明和希望。进入大学不久，我写了一首小诗《别了，忧愁》，发表在校报上：

过去我时常忧愁 / 怕榜上无名 / 每日里总是紧锁眉头 / 现在我不再忧愁 / 眉头紧皱却是何由 / 实话告诉你朋友 / 我是在思考进入大学 / 今后的路该怎样走 / 在人生漫漫的征途上 / 我要把逝去的时光追回 / 知识如海 / 投身畅游 / 心中涌出一个声音 / 别了忧愁！

1984年9月，我被分配至临猗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，后被借调至临猗二中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1987年5月，由于多种原因，我离开了心爱的三尺讲台，调入永济一家国有企业工作。从教生涯虽然短暂，但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，经常让我温馨地想起。

在企业，我从一名办事员做起，一步步升至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，公司党委委员、工会主席、副总经理。虽无大的成就，但扪心自问，没有虚度光阴，于心无愧无悔矣。2022年3月，到龄退休，退休后又返聘从事企业改制工作。

我有许多人生爱好，譬如书法、写作等。尤其是对书法艺术的痴迷，令我的人生充实而精彩。

书法，是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，被誉为无言的诗、无形的舞、无形的画、无声的乐。几十年风风雨雨，回忆往事，细数如盐粒般过往的日子，我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书法成了我日常生活最亲密的伙伴。

为了在追求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更快更好，有所突破，我参加了永济市老年大学书法培训学习。给我们授课的是当地著名书法家王鸿定老师。王老师讲课内容不多，但重点明确，各有侧重，习练结合，易学易记，效果显著。通过短时间的系统学习训练，书法有了长足进步，我从内心感谢老年大学，感谢王鸿定老师。

参加培训的同学，都是一些退休人员，他们性格有别，年龄各异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沧桑，都有着鲜活而生动的故事。大家老人老心不老，精神饱满，学习状态最佳。

培训班有班长，每次上课前都要签到，上课时老师讲解生动，学员听课认真，身在其中，让我恍如回到了42年前在大学课堂听课的场景。

临近春节，这一学期的书法培训结束了，我和王老师在办公楼前合影留念，王老师还欣然挥毫，为每一位学员书写了一幅作品。我自拟内容，王老师为我书写了四个大字：宽仁福泽。细细品味，王老师给我书写的这幅作品，端庄大气，笔力遒劲，颇见功力。我将视其为心爱之物，永远珍藏。

赶上了好时代，人生两次上大学，确是幸运，也是我在漫漫人生征途上不懈努力与追求的写照与见证。学习是一辈子的修行，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我的网名是“写意人生”，意为：写在翰墨书香里，意在忘我一瞬间。人生追求无止境，生命因此而精彩！

灯下漫笔

孤山不孤

■冯建国

孤山因形得名，顾名思义，可谓一座孤独的山，一座孤寂的山。不过在我的眼里，它是一座孤傲的山、一座孤傲的山，巍巍然屹立于蓝天绿野之间。设若是清晨或黄昏时分登临，掩映在旭日或晚霞里的孤山，便更似一尊金碧辉煌、举世无双的金字塔。明代学者杨兰曾作有一首《题孤山》：“我爱此山峰，危哉高几许。丛树覆青苍，闲之宜吞吐。黛色寒风光，孤形持寰宇。高士此中焚，清风播千古。”远远望去，孤山山腰间缭绕着几缕白云，更显其苍劲伟岸，傲然挺拔。

仲春时节，孤山像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汉子，睁着惺忪的睡眼，不情愿地打量着进山造访的客人。沟沿上的枯蒿在风的催促下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似乎要挣脱身上的睡袍。藏在枯枝下面的绿芽，却不经意间露出顽皮的微笑，仿佛告诉人们，生命永远都不会屈服，更不会枯萎。再读白居易的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诗句，大约就是给了它们生动的诠释。偶尔一两两梨花的绽放，才让这位还有些朦胧的汉子，微微露出一丁点欢快的笑容，让人想到孤山梨的酥脆与甘甜来。远处沟壑里隐约传来的林涛，更像是这位孤独汉子发出来的酣鼾声。

独自走在冷寂的孤山里，让思维挣脱开锁链，是一种心灵的享受。踏着藤萝绕膝、枯草漫野的小径，更像有一种原始的苍凉美。绿油油的柏树林，更像像像的护卫，更像是一道生命的屏障，将周围千百种植物，引诱得争先恐后般地透出绿意，各种鸟儿也跟着闹起春来。曾经的烦扰，过往的孤独，便融化在这众多生灵的欢乐中。再将目光投

向远方的远方，人们的身体也会在这大自然的和谐里舒展，自由自在地飞翔起来，将空间与心灵都回归自己。漫无边际地向前走去，任由心随着云动，景色便在不间断的脚步丈量声中无穷变幻。

孤独是寂寞，冷落也是寂寞，但真正的寂寞远远不及于此。很多时候，寂寞并不意味着独守屋隅的孤单，没人陪伴的冷落，而是台上锣鼓喧天，台下却没有观众身影，或是置身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，灵魂却遗世地孤存。不过，寂寞的人往往走在人群前列，不知不觉登上万丈天梯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徜徉在一个人的风景里，独自为心灵歌唱，也是一种勇敢与坚强。偶然回首，无边的寂寞包围过来，只觉得无人感知、无所寄托。所谓伯牙摔琴谢知音即缘于此吧？可见最大的寂寞不是环境的空旷，而是心灵的苍凉。

不过只要心存欢乐，世界就不会寂寞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我喜欢这样独自爬山的寂寞，甚至觉得寂寞是一种意境、一种氛围、一种情调、一种特有的乐趣，可以使人远离都市的喧嚣，摆脱生活中的困扰，走自己想走的路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……想着，走着，脚下的路径渐渐明亮起来，平坦的荒野里散落着几根残缺的石柱，这便是曾经的柏林庙的遗址。柏林庙也称介子庙，当年介子携母隐居此山，晋文公焚山求贤，不仅烧死了介子推，而且将满山的树木皆化为灰烬。人们为纪念介子推，载下满山的柏树，也建起了这座柏林庙。乾隆版《万泉县志》载：“万泉县西南有一座绵上山，亦称绵山，今

又称孤山。此山即当年介子推隐居之地。”讲得明晰而透彻。

脚下的石阶通向山顶的法云寺，雨水将石阶漂洗得青翠而清新。眼前漫山遍野的柏树，大约就是远时祭祀介子推的杰作吧。远远望去，法云寺岚气浮动，殿堂楼阁尽隐云雾之中，似闻偈歌佛语传来。一路走去，人间千般烦恼、万般无奈，尽可一切随风逝去。路边有一“董永长廊”，为新建之物，难脱附庸风雅之气。倒是长廊里的塑像，向人们讲述了一个纯洁的爱情故事。董永的故里是尚孝村，坐落在孤山的怀抱，将这段神话故事深隐于孤山之腹，也应是建造者一个不错的创意。如果能移植一棵百年沧桑的老槐树，意境或许更为亲切。因为在传说中，老槐树是董永与七仙女的牵媒月老。

走进孤山的怀抱，才知道身边的孤山不孤——有群峰拥峙，有众水环绕，有历史遗迹，有传奇故事。千万年的风雨早将孤山修炼得胸有万般红尘，千古清高。生生世世的孤独，亦将融在心灵深处的安静与和谐，塑造出一个属于唯我独尊的形象。

明代先贤贾仁元日记曰：“万泉治城，隶孤山半麓。出南门，仅百余步，即危崖。越十里，乃抵山绝顶，为法云寺。山下峨眉坡横连，搜神山挺然壁立，射射、中条、龙门诸大名山，皆拥峙前后；黄河、汾水、沁水、沁水、女盐、六小池诸水，亦环绕罗列，俯仰之，如练如镜，伟哉，奇观也。”

这一段文字，读之犹美，心存千般敬意，顿悟涌出。难怪天下名山知多少，唯有此君敢称孤！

梯子崖

■晓寒

一级台阶 一页史册
蜿蜒向上的岁月
有魏时的风 有魏时的云
历史 作壁上观
葡萄的目光
艰难地抵达历史的峰巅
陡峭的时光
长满记忆不老的苔藓

黄河 从两座山峰间挤出
历史的画轴铺开
一朵浪花 一个传说
黄河 一条扯不断的纤绳
侵蚀炎黄子孙不灭的血脉
梦 在这里生魂

奋进向前的脚步
有传统的足音
有时代的叮咛
崖上的桃花
是岁月的铁锤
一锤一锤凿出来的
每一朵桃花
都是历史喋血的笑屠
每一朵桃花
都是历史衣襟上遮风的纽扣
蜂满了蝶来了
香 满山飘
色 满山绿
脚走不出
脚步下不来

雪，舍不得踩

■刘建政

雪 舍不得踩
待化为春水
把麦苗儿灌溉

雪 舍不得踩
须带晴日
映照江山

妖娆多娇的风来
雪 舍不得踩
玉砌
能能
让人世间
永远保留
一片洁白